

留声机

张建新

耘华如花

“耘华如花”，当我为耘华写下这四个字的时候，心里满是对耘华的敬意。

耘华是我的同事，姓张。说是同事，其实我们彼此并不熟悉，我们来自不同的单位，且又不在同一部门，工作交集不多，她来自何方、有何专长，我都不太了解。我和耘华的友谊，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同事之间的点头之交吧。

2020年4月，耘华主动请缨，参加援疆工作。三年来，耘华很少回厦门，我几乎和她未曾谋面，对她的印象更加模糊。前不久，我随单位领导一同前往新疆，看望慰问耘华等援疆干部。经过近八个小时的长途飞行，飞机终于降落在新疆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，来接我们的正是耘华。也许是久未谋面，也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尽管耘华迎面走来，我却差点没有认出来，还以为她是新疆姑娘呢，那肤色、那穿着、那走路的样子，全身上下都透着一股“新疆味”。好在她甜甜一笑，让我瞬间认出了她，不由自主地喊出她的名字：“耘华，你好！”

俗话说：他乡遇故知。这一见，我们都特别激动，一向寡言少语的耘华好像要把三年来藏在肚子里的话，一口气说完，从地窝堡机场到耘华所在的援疆点，有100多公里的路程，耘华一路说个不停，我们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——吉木萨尔县。

按照行程安排，我们在吉木萨尔共有六天时间，主要任务就是走访、慰问援疆干部，了解他们三年来做了哪些工作，取得了什么成果，在生活上、工作上有什么困难等。在六天六夜的走访、慰问中，我们在时光的隧道中不断穿梭、追寻，心灵总是被一个个动人的援疆故事所感动，身心自然而然地一次次得到净化与升华。

据当地的干部群众说，耘华的专业素养极高，在三年时间里策划了一大批援疆项目，其中食用菌种植等项目已经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，很受当地群众接受和认可，还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通报表彰。援疆指挥部的领导告诉我们，在三年的援疆工作中，耘华与当地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，而且，她还与当地一位哈萨克族牧民结为“亲戚”，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他家串门、拉家常。三年来，耘华不仅把他家那些门里门外的事情打理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还帮助他找到了一条致富之路，成为当地百姓茶余饭后的一段佳话。

路虽远行则将至，事虽难做则必成。我要借“城市副刊”一角，衷心祝愿耘华用汗水和心血浇灌的援疆民族团结之花越开越美、越开越艳！

尘世

清漪

捕捉言语中的善意

年前少雨，看着隔壁邻居家的三角梅日渐枯萎，心生焦虑，一直想帮忙浇点水，可墙壁挡着。日日张望，时时担忧，还不时念叨着：“再不浇点水，这树真的会废掉。”没想到几场淅淅沥沥的春雨，枯枝竟然生出绿叶，不久还绽放花蕾，簇簇紫红、枝枝娇媚，随风招展，荡漾着无限春光。

惊讶于三角梅的生命力，邻居回来后，我向她说起三角梅的奇迹。邻居一脸微笑地回我：“谢谢你的关心啊。”一句话，瞬间让我心花怒放。

对面邻居的阳台上种了株树葡萄。平日里，枝繁叶茂，鸟儿偶尔栖息其中，练练清脆的喉咙，来几支婉转的曲子，倒也为我们生活增色不少。最近，这株树葡萄的枝干上冒出一粒粒黝黑发亮的果子——树葡萄结果啦。热情的邻居不时邀请好友前来品尝，只见他们围在树下，边聊天边摘下树葡萄，用手指搓搓就直接放嘴里，“好吃，比去年的好。”“汁水饱满，不错。”……

夸赞的话语随风飘进我们的耳朵，儿子看着眼馋：“妈，咱也种棵树葡萄吧，现给现吃，多好啊！”“种哪儿，豆腐大的地儿？”我指着逼仄的客厅。“旧房子的阳台不是闲着吗？那里又大又亮堂。”听说树葡萄要栽种五年以上才开始结果。“姐姐插了一句：“五年，你照顾？”我看着儿子，“没问题，这个神圣的使命就交给我。妈，你就等着吃树葡萄。”儿子一脸阳光，虽然不确定他是否能坚持，不过就这一句话，确实感动了我。

昨日晨起头痛欲裂，实在无法坚持上班，我只好向年假请假。今天到学校，刚走到教室门口，就有一女生跑到我身边，对我说：“老师，您身体好点了吗？”我鼻子一阵发酸。走进教室，孩子们纷纷问候：“老师，您来啦。”“老师，身体好点了吗？”“老师，您昨天怎么啦？”……“好多了，谢谢你们的关心。”“看到孩子们这么热情，我也禁不住煽情了。”“离高考只剩四十天，实在舍不得你们，这不，今天赶紧过来啦。”“老师，我们好感动。”孩子们齐声喊着。我心里别提有多感动了。

平日里，我们总喜欢多个心眼，去揣测说话者真实的心意，一句简单的话语在脑中回旋一下，就莫名地多了几许的别有用心，自然也就有了隔阂，徒增不快和烦恼。其实，生活中，即便面对真的是别有用心话语，我们也不必大动肝火，试着多去捕捉言语中的善意和关心，便能收获阳光和微笑、收获感动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老照片

人间四月

重走孙坂路



在集美地方志办公室，好友张燕红一见面就给我卖关子：“我要给你个惊喜。”然后她故意慢悠悠地打开电脑，一张拍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孙坂路的黑白照片（上图），呈现在我眼前，我顿时喜出望外，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，又历历在目……

孙坂路，是集美后溪镇最主要的交通命脉，始于孙厝村，止于第二农场的坂头村，全长约11公里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在后溪工作，在我眼里，孙坂路是条拥挤不堪的黄土路。当两部大货车交会时，一部得先靠边停下，另一部小心翼翼行驶，否则就会“亲密接触”。上班的同事一到乡里，首要任务就是找条毛巾，从头到脚拍打身上厚厚的沙尘，再洗把脸。这条路没有路灯，两侧的马尾松遮天蔽日，夜晚行走其间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令人胆战心惊。它又是条危机四伏的路，每当台风天，两侧的树木常常被风吹折断，不时砸到行人或车辆，风大一点，还会将树连根拔起横卧路面，让人寸步难行。记得有次下村指导救灾工作，在我前面二三米处，“啪”一声，碗口粗的树枝从天而

降，我马上急刹车，虽然人仰车翻，但幸运地躲过一劫，如今想来还心有余悸。这条路，我前前后后来来回回走了六年多，看惯了四季更迭的田园风光，闻惯了泥土的气息、稻谷的芳香，也体会到日新月异乡村变化。

1996年金秋时节，我从镇政府调入区里。没想到的是，我的新任务是负责孙坂路拓宽改造的征地拆迁工作，我又再次回到刚刚离别的地方，重新走在十分熟悉的孙坂路上。在镇村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配合下，一年后孙坂路改造工程顺利竣工（下图）。看着双向四车道水泥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，还有脸上写满开心的乡亲，我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

随着区划调整和辖区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孙坂路再次进行拓宽改造和部分改道，北部工业区、文教区和工业组团因孙坂路而紧密联接，该路也成了老百姓心中的致富之路、希望之路！

现在，我会时常带上家人再走孙坂路，因为这条路，有我奋斗的足迹、青春的身影和辛勤汗水。这条路，更是改革开放后集美经济发展、社会变化的缩影！

新时代文明实践
厦门志愿服务故事

活动主办：

中共厦门市委文明办

厦门日报社

征文邮箱:zfk@xmrb.com

志愿者如“虹树”

黄钰婷

小区路旁有一株乌桕树，虽然它的树干粗糙，枝干弯曲，很不起眼，但一年四季它都默默地用枝叶为路过的行人张开大伞，庇护着鸟儿们的家园。秋天来临，乌桕满树红叶，怪不得闽南人称乌桕为“虹树”。

小区附近有一家“爱发”理发店，店主老林来自莆田，店里的十几位员工都是时髦的年轻人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，每逢星期三，理发店都义务为老人理发，不分文，这样的爱心行动长流水不断线，老林带领他的员工已坚持了二十多年。一把剪刀、一把梳子、一件围布，每周三一大早，理发店便一片繁忙。老林和他的员工化身志愿者，按照老人的需求，帮他们修剪头发，各种发型，有求必应，他们还亲切地和老人唠起家常，家长里短，理发店里欢声笑语不断。精湛的“顶上功夫”让人们面貌焕然一新。老林对我说，“百善孝为先”，敬老要趁早。理发虽说是小事一桩，却实实在在方便了小区周边的老人，让他们感受到了温暖。有口皆碑，老林和他的理发店还上过报纸和电视台，大家说起他们几十年如一日，义务为老人服务，都会竖起大拇指。

有了“爱发”这样一面旗，社区老老少少都动起来了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每逢节假日，总有不少孩子当起了志愿者，在社区捡垃圾、打扫卫生，有的孩子还带上了自家的弟弟妹妹。社区的老人也纷纷走出家门，热心地为大伙儿服务。年过七旬的李大姐，中等个子，慈眉善目，常活跃于志愿服务一线。她患有心脑血管疾病，前年又不幸罹患骨痛，行走得用拐杖助力。但她还是积极参加志愿服务。为了推进社区的垃圾分类工作，她不怕脏不怕累，第一个报名去当垃圾分类志愿者。其实，李大姐的三个儿女都事业有成，她本可搬进孩子们的大房子，逍遥自在，安度晚年，但她却说：“远亲不如近邻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在社区能发挥余热，挺好。”社区还有一群党员志愿者，他们召之即来、迎刃而上，为了小区更美好，一直默默地奉献着光和热……

“乌桕经霜满树红”，每当路过小区乌桕树下，我便想起它浑身是宝，据资料记载：“枫叶淡绿色，可以染皂。子黑色，可以取蜡为烛。其子中细核，可榨油燃灯。”乌桕真是一材多用，它为人类默默奉献，却从不索取回报。其实，奉献无论大小，凝聚点滴力量，便可温暖人间，这些可亲可敬的志愿者们，就像这株美丽的“虹树”，扮靓了小区，传递着人间温暖和文明。

征文启事

活跃在大街小巷的一抹抹“志愿红”，是文明厦门的一道美丽风景线。为更好地以文明实践汇聚前行力量，主办单位面向全社会征集厦门志愿服务故事。可以记录自己难忘的志愿服务经历、感受及故事；或者讲述身边志愿者、志愿团队的故事；也可以为厦门志愿服务的发展建言献策。

●征集时间：2023年11月16日至2023年11月16日

●征文要求：紧扣主题，题目自拟，要求内容真实，情感真挚、语言生动。以记叙文、议论文为主，篇幅不超过1000字。作品须是署名作者自己原创首发，严禁抄袭，文责自负。

●征文邮箱：征文作品请发送到邮箱zfk@xmrb.com，注明“志愿服务故事征文”字样，并留下真实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。

走读鹭岛

徐滨鸿

夜游仙岳山步道

宛然移步上瑶台，
拂面清风倦眼开。
俯瞰千家楼影静，
花迎游伴送香来。

情网

美姚

给父亲配“专座”

父亲已是耄耋之年。一日，父亲问我：“有没有软的坐垫？”我问：“怎么了？”父亲说：“椅子有点硬。”家里餐椅是实木的，我们全家人坐了多年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，我甚至觉得实木凉快，比坐沙发舒服，然而，父亲感觉实木餐椅太硬，坐着不舒服。我这才醒悟，父亲这两年瘦了许多，也老了许多，实木椅子对他来说太硬了，舒适感欠佳。

由此，我对家居进行了一些改进，方便高龄老人的生活起居：买来软垫，给木椅套上；买来老人用的沐浴椅，放在卫生间；配上夜灯，方便父亲起夜。然而，硬件改造容易，要保持健康的身体却很难。去年12月初，父亲由于老年衰弱综合征住进了医院。我在医院日夜陪护，父亲逐渐好转，八天后，父亲出院了。

回到家，服药、补充营养，慢慢调理，我每天带着父亲锻炼，按照医嘱进行抗阻训练。父亲喜欢钓鱼，我鼓励父亲：“坚持锻炼，才有力气去钓鱼。”我拿出一把钓鱼椅，对父亲说：“您看，给您买了一把椅子，您钓鱼的时候可以坐。”父亲的眼神里满是欢喜。

父亲出院后，我马上去换了一辆新车。

此前，我认为车只不过是代步工具，而今，我尤其关心座位的舒适性，考虑老爸坐进去腿是否能伸直，腰部是否靠得舒服。

这小半年来，父亲健康状况好转，增重了十斤。我看着电子体重秤上闪亮的数值，又惊又喜，瞬间泪湿眼眶——这一切多么来之不易啊！

我开车陪父亲去钓鱼，父亲又能挥动起钓竿了，动作依然娴熟，钓起一条两斤多重的鱼，着实开心！

新车比较智能化，能够语音对话。我对它说：“打开天窗遮阳板。”春天的阳光洒下来，暖融融的，就像能融到心里去。我说：“播放某某歌曲。”它回应：“好啊，我也想听听这首歌呢！”我开启导航，说一声“回家”，车就自动导航回家。父亲坐在车里，乐呵呵地笑道：“它还听得懂人说话呢！”

父亲年纪越大越像个小孩，而中年的我仍在参悟人生。见过了生死，方才懂得，父亲还能正常坐着，是一件奢侈的事，他在家里的还能有自己的“专座”，可谓是我这个女儿的福分。我对自己说，一定要努力，让父亲拥有幸福的晚年。

感悟

长安

一朵室内的“云”

月圆如镜，繁星满天，我敲开儿子的房门，连带带骗将他“押”至阳台。见他拿起相机拍照，我顺口说道：“若能温一壶月光下酒，披一身月光入梦，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！”儿子举头望月，一脸坏笑：“别说月亮了，如果你能帮我摘颗星，哪怕抓朵云回来，我就觉得幸福。”

儿子说完企图逃跑，被我一把握了回来，递上橙汁：“不就是云吗？那简单，室内就能有。”我打开电脑，找出几张照片，儿子大呼神奇，放下相机，问：“云，在室内？特效做出来的吧？”我指着照片说：“这是荷兰艺术家伯恩德诺特·斯米尔德的装置艺术，名为‘一朵室内的云’，2012年被《时代》杂志评为年度最佳发明、最具诗意的作品之一。”儿子一脸疑惑，我现学现卖：“这位艺术家发明了一个能将房间里空气中的水蒸气凝聚起来的机器，再通过平衡温度和照明，从而造出了一朵悬浮于房间的云，让空间的禁锢感和云的流动感形成视觉冲突。不过，这朵云转瞬即逝，且不受控制，寿命只有十秒，唯有照片能定格瞬间的美丽。”

儿子看看照片，再看天上的云，若有所思道：“虽然将自然搬进室内，浪漫而美好，但还是天上的云寿命长些，人造云几秒钟，如同昙花一现，惊艳如烟花稍纵即逝。”“天上的云不也变幻莫测吗？一阵风吹来，它们随之消散，说不定连十秒都没有呢！”我开解儿子。但他却陷入沉思：“人类不也如同一朵朵云吗？人生一世，草木一春，相较于茫茫宇宙而言，何其渺小！那么短暂之美又有何意义呢？”我指向书架上的书，笑着说：“许多作者早已远离我们千百年，他们身已灰飞烟灭，但灵魂和精神都留存了下来，成为人类宝贵的财富，人造云几秒钟，如同昙花一现，惊艳如烟花稍纵即逝。”“天上的云不也变幻莫测吗？一阵风吹来，它们随之消散，说不定连十秒都没有呢！”我开解儿子。但他却陷入沉思：“人类不也如同一朵朵云吗？人生一世，草木一春，相较于茫茫宇宙而言，何其渺小！那么短暂之美又有何意义呢？”我指向书架上的书，笑着说：“许多作者早已远离我们千百年，他们身已灰飞烟灭，但灵魂和精神都留存了下来，成为人类宝贵的财富，流星划破苍穹，短暂的辉煌载入史册，存在即永恒！这不就是存在的意义吗？”

儿子将云的照片打印出来，贴在涂鸦板上，转头看着窗外明月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艺术家因为热爱自然的不可捉摸性，让原属于天空的云朵飘进了美术馆、博物馆、教堂……但可能他更热爱的是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未知、美妙与惊喜。”

几日后，儿子放学刚进门就兴奋地喊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也发现了位宝藏艺术家。他叫埃利亚松，被称为‘创造’自然的科技诗人。我有些不解，脱口而出：“自然不就在身边吗？怎么创造？”“严格来说，应该叫自然现象。他的作品《美》找回了彩虹遗失的‘诗意’，《气象计划》更是将太阳搬进了涡轮大厅，打造出巨型落日的震撼景象！至于是怎么做到的嘛……”儿子一脸神秘，欲言又止，抛下一句话：“你自己找答案吧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我迫不及待冲进图书馆，画册带领我穿越时空，步入艺术家的世界。原来，埃利亚松在弥漫人造薄雾的巨大空间模型中，通过镜子反射半圆形黄色光的一半，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。他让我们用身体去思考，去消弭界限，反思自然与人类……

回家后，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儿子便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无论是云、彩虹，还是太阳，如果存在即永恒，那么过程即意义吧！”

脸谱

芳菲道

舅妈爱劳动

浪里露出头来。买瓜的人眼角带着喜悦，挑瓜、称瓜、算账，舅妈常说，生活就是学习，劳动教会我们一切。

傍晚时分，舅妈从地头摘了把豆角，又去菜园采了金针菜、黄瓜、茄子之类，开始张罗晚饭。家中人多，隔三岔五就需要蒸馍。舅妈和的面散发着淡淡香气，我已昏昏欲睡。多少个夜晚，是馒头出锅那一刻的香气“叫醒”了我。此时，煤油灯散发出独特的气味，“戏匣子”响着评书《杨家将》，一家人围坐一起，享受着自家地里的“产出”。

舅妈是个有巧心思的人，她常变着花样做饭，胡辣汤、芝麻盐这类简单的就不说了，她还会将新产的绿豆放到小石磨上磨成细面，做“绿豆丸子”；将玉米面配以红糖、猪油，做成风味独特的包子。不知那些年舅妈哪来这么好的体力，愿意费心折腾。吃完晚饭，她还要烧洗澡水，照顾我们睡觉。

如今舅妈已经七十有余，现代化农业早已不需要她去田间辛苦劳作，但她仍把院子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她家窗台上摆满了多肉植物，房前屋后种着柿子、核桃、香椿等很多树，还养了一头牛、两只鹅、一群山羊和几只鸽子。欣欣向荣的小院创造着新的天地，也为舅妈晚年带来了乐趣。

舅妈说：“我从来觉得劳动很累、生活很累，我活到七十多岁了，还觉得越活越带劲呢！”

那片田野

是生长庄稼的沃土，还是诞生田螺姑娘的摇篮，给予童年的我无尽遐想。

有一次，放学后的阿姐，带我去田里找母亲，田埂是那么窄小，年幼的我却非要阿姐背，结果阿姐背着我摇摇晃晃，一不小心两人栽进了田埂下的泥潭，我都忘记了我俩是怎么爬上来的。就算这样，我也爱着这片田野——它孕育着农人的希望，支撑着农人的生活。那橙红的萝卜、碧绿的芥菜、米白的花菜……吮吸过大地乳汁的作物，是那么甘甜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我离家乡的田野越来越远，但却依然享受着家乡田野的馈赠。我庆幸自己现在还能看到这么一大片田野，只要看到它，我就感觉自己离家很近。田野的风依然如记忆中那么舒服，带着熟悉的草木香……

下班回家，我会经过一大片田野。那时候，夕阳还眷恋地留在天边，远远看着，就像一枚咸蛋黄。再看，那一大片碧绿的田野，胡萝卜的叶子迎风摇曳，一垄垄，一畦畦，像是写在大地上的诗句，实在是美极了。看着这片田野，我总会想起小时候的那片田野。

小时候，我总是年幼的儿孙，父母去田里劳作总是带着我。年幼的我喜欢玩田埂上的泥沙，它们是那么细腻，光着脚丫踩都不落脚。有时候，我也会帮母亲拔草，但是没过一会儿，我就玩起泥巴来了。等母亲休息，她会跟我说这块地是谁家的，那块地是谁家的，母亲还说，那邻家的田里有田螺姑娘呢。那时年纪小，我对母亲的话深信不疑，捡到一个田螺，还指望变出个姑娘来，让人大笑不得。可以说，那一片田野，在母亲的描述里，不仅

三言两语

洪铃铃